

第一辑

中国百部古典文学名著
故事金库

公案卷



成都出版社

44374

9A

41

中国百部古典文学名著
故事金库

52B-6

公案卷

王珏 章瑜 主编

成都出版社

中国百部古典文学名著故事金库(第一辑·全五册)

主 编:王 珏 章 瑜

责任编辑:杨红樱

封面设计:徐 柯

技术设计:王 斌

责任校对:周 林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百花东路2号百花苑内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四川峨影印刷厂

版 次:1996年1月第1版

印 次: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 32

字 数:620千

印 数:1—10000册

书 号:ISBN7-80575-922-7/I·244

定 价:(套)38.00元(单册)7.6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国百部古典文学名著

故事金库

《公案卷》目录

包公智斩赵王·····	(1)
巧破金钗案·····	(8)
包文正得梦获真凶·····	(16)
海瑞冒死寻踪除土豪·····	(24)
刘知府智审“钟自鸣”·····	(31)
冤屈之后的团聚·····	(39)
查盗墓千古流芳·····	(47)
刘公查赈除贪官·····	(53)
龙舟会·····	(60)
包公废园破迷案·····	(65)
审奸臣仁宗认生母·····	(72)
包公违旨斩国舅·····	(79)
梦中卜语示元凶·····	(86)
狄仁杰审毒蛇·····	(94)
索履捉凶犯·····	(102)
狄巡府智惩权臣·····	(108)
虎穴擒贼·····	(115)
刘侍郎沧州雪冤案·····	(122)

海瑞擒“阎王”	(129)
施公巧断昧银案	(137)
严二先生带枷	(143)
刘太守刨坟断奇案	(150)
施公斩董六	(158)
包青天初断冤案	(165)
糊涂案	(175)
胭脂案	(181)
梦异免包公伸冤屈	(188)

包公智斩赵王

包公执掌开封府时，有一天出府巡视，行至西门坊，坐马忽然停蹄不前。包公眉头一皱，立即唤过左右牌军说：“本府这马有三不走：一是御驾上街不走，二是皇后、六子上街不走，三是有屈死冤魂不走。”说完，便差派张龙、赵虎去附近茶坊、酒店打听打听。张龙、赵虎得令，立刻探查而去，在前面不远处的小巷口，两人发现有四个牌军抬着一篮沉甸甸的黄菜叶，正慌里慌张地往小巷里躲避，情形十分可疑。于是，两人迅疾回来报告包大人。包公听完，命令牌军们赶紧捉来审问。在威严无比的包公面前，抬菜的牌军畏惧万分，紧张兮兮地说：“我们是孙文仪老爷家的差人，为图方便，将厨房里的黄菜叶任意堆在街上，正巧被外出的孙老爷碰见，每人遭到十板责打，然后叫我们抬到河里丢掉了。”包公知道牌军在撒谎，怀疑另有隐情，于是便说：“我夫人有病，正想吃黄菜叶，可抬入我府中去。”牌军听了，惊惧不已，但又不敢不从，只好将黄菜叶抬入府里。包公各赏了牌军银两，吩咐说：“不要让外人知道此事，以免取笑我买黄菜叶给夫人吃。”牌军拜谢而去。包公命令手下揭开菜叶，看到里面竟然装有

一具死尸。当下思想道：此人必定是被孙文仪害死的。包公令狱卒暂且将死尸停放在西牢。

包公正在思虑如何处置此案之时，府外传来鸣冤击鼓声。守军止住击鼓之人，连忙报知包公。包公吩咐道：“不许惊吓他，可领他进来。”片刻，守军将一个仆人模样者领入厅来。包公先问明来者姓名和住地、身份后，问他所诉何事。于是，这位人唤张院公的男仆逐一从头将事情诉说而来。

原来，离西京城五里有户姓师的人家，家道殷实富裕，有兄弟两人，哥哥叫师官受，弟弟叫师马都，两人皆有志气。当时弟弟在扬州府当织造匠。哥哥娶了位十分美丽的妻子，名叫刘都赛，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金保，年已五岁。在仆人之中，有位忠厚老实的男子姓张，人唤张院公。其年正月上元佳节，西京城里大放花灯。刘娘子禀告过婆婆，对镜梳妆，打扮得十分俊俏美丽，与梅香、张院公一道进城赏观花灯。在五彩缤纷的西京城里，三人且行且看，指指点点，啧啧有声。当他们行到鳌山寺时，由于观灯之人骤然增多，十分拥挤喧哗，梅香、院子各自分散。娘子正看得入神，不知不觉间已与梅香、院子离散，回头不见了两人，心里顿时慌张失措，一时间竟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忽然刮起一阵狂风，将巨大无比的逍遥宝架灯吹落，看灯的人们都四下散走，只有刘娘子被冲来撞去，不识路径。正在她惊惶之际，忽然听到一声喝道，数十名军人簇拥着一个贵侯来到，无数灯笼照得刚才还是暗黑的此处分外明亮。这位贵侯就是西京城里最为显赫的人物——皇亲赵王。这赵王骑在马上，看见刘娘子那副令人惊羡的美貌，心中暗喜，便问：“你是谁家女子，为什么半夜还在此处？”娘子望见赵王那不怀好意的模样，心里先是一

一阵惊慌，继而镇静下来。她随口便说：“妾是东京人氏，随丈夫一起到这里来看灯，刚才狂风吹折逍遥宝架灯，丈夫不知哪里去了，妾身在此等候他。”赵王佯装好心的说：“现在已是夜半更深了，你夫君大概上别处去找你了，随我到府中过一夜，明天再来寻找你夫君吧。”娘子知道无论同意与否，自己是逃不脱赵王的手掌了，只得无奈地随他进了王府。赵王叫使女将娘子引进睡房，赵王随后进去，淫笑着对娘子说：“我是金枝玉叶，贵为皇亲王爷，你肯做我的妃子，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娘子听了，吓得低头无语，寻死无路，逃走更不可能，虽极力抵抗，终无力抵挡赵王强横暴力。

却说那张院公和梅香不见了刘娘子，立时慌惊惶恐，寻来找去，始终不见其影，最后只好回去告诉师婆婆和师郎。婆婆和师郎听了，惊得目瞪口呆，随即便派家人进城寻访。可寻访遍了西京城，却仍旧没有结果，听人传说娘子在赵王府里，却又慑于王爷的威风，不敢前去探问。一家人处于一种深深的烦忧绝望之中。

不觉之间，已是一月光景。刘娘子虽然在王府之中享尽锦衣玉食，却无法忘却婆婆、丈夫和儿子。忽然间，她穿的那套织成万象的衣服被老鼠咬得粉碎，为了取悦整日愁眉苦脸的刘娘子，赵王决定召取西京匠人进府为她织造一件新的。听了赵王的话，刘娘子心中不由地暗喜起来。因为西京城里城外只有师家会织，而二郎现在扬州未回，进王府来织衣的恐怕只能是大郎了。

王府要召取织匠进府织衣的告示一贴出，师官受便急切地告诉母亲，想利用这个机会进王府去探听妻子刘都赛的消息。师官受告别母亲来到王府见赵王，赵王命他在府中依样

织造。刘都赛趁赵王酒醉之机，跑到织匠工作的东廊去瞧丈夫是否在那里。果然不出所料，师郎就在其中。夫妻两人相见，拥抱而哭。旁边织匠人各各惊骇，不知是怎么回事。不料，那赵王酒醒之后不见刘都赛，便召来侍女问她何在，侍女说是看匠人织造去了。赵王忙到廊下看时，见刘娘子与师郎相抱难舍。赵王见此情景，恼羞成怒，立刻命令刀斧手押着五个匠人赴法场。刀起头落，可怜的师郎与四个匠人虽然无罪，却都死于非命。赵王杀了师郎之后，唯恐留下后患，又命五百刽子手操刀执剑，立即赶往师家，将师家院子围住，将师家男女老小尽行杀戳，将师家家财搬运回王府，然后放起一把火来，将师家房屋烧个精光。幸喜当时，五岁的金保因思念母亲啼哭不止，张院公为了哄他，便领着他走出街坊去买糕，因此，两人才得以逃脱杀戳。张院公领着小金保回来，见死尸无数，血流满地，房屋火烧尚未熄灭。惊诧难抑的张院公一问邻里乡亲，才知师家遭此灾祸，被丧心病狂的赵王所害。张院公从眼前的现实，想到小金保和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当下就无奈其何地抱着五岁的小主人，连夜往扬州逃奔，去向二官人师马都报告。

赵王杀了师家满门，烧了师家房屋，仍旧放心不下：师家尚有老二师马都在扬州府当织匠，倘若他得知此事，必定要去告御状，不能留下祸根。于是，他心生一计，修书一封，差遣两名牌军火速赶往东京见监官孙文仪，说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想法除掉师马都。孙文仪接到信后，展信一读，觉得这是奉承赵王，为日后自己的功名前程打基础的好机会，当即就派出牌军直奔扬州捉拿师马都去。

这天夜晚，远在扬州的师马都梦见家人身上个个浑身带

血，从梦中惊醒过来时满头大汗心儿狂跳，猛然间预感到家里可能遭了大难。去请先生卜了一卦，占道：大凶，主全家有难。师马都忧虑不堪，立刻雇一匹快马，离开扬州急急往西京家里赶去，行至马陵庄，恰好遇着张院公抱着小金保往扬州方向奔跑，见了师马都，但放声大哭不止。在师马都的一再劝慰下，他才把为何跑来找师马都的原因说清楚。师马都听罢，立时昏倒在地，过了大约一个时辰，方才醒转过来。满腔仇恨的师马都深恨赵王是个一手遮天的人物，要报仇雪恨，没有别的路可走，唯有上开封府。于是，师马都和张院公直奔开封府去。进了开封，师马都吩咐张院公领着小金保在茶坊边等候，他自个儿往开封府告状。不料途中正遇着孙文仪喝道而过，牌军认出了他，急忙禀告了孙文仪。孙文仪立即着人将师马都捉拿入府里，责以擅冲马头之罪，不由分说，顿时将师马都毒打至死。孙文仪又令人搜捡他身上，结果搜出了告赵王的诉状。为了避免开封府包公知觉，于是又密令四名牌军，将死尸放在篮底，上面用黄菜叶盖之，扛去丢进河中。

张院公一等再等，仍然不见师马都回来，估计他大概出事了，情急之下，便抱起小金保来到开封府门前，抓起了鼓槌，敲响了屈鼓。

听毕张院公的叙说，包公对此案已眉清目楚，接着便着人领着张院公去西牢验看死尸，张院公看见是师马都，放声恸哭。包公沉吟半晌，命令下人备马到城隍庙去，对神祝道：“限今夜三更，要放师马都还魂。”祝毕而归。当夜三更时分，师马都果然复苏过来。第二天，在厅前，师马都哭诉了被孙文仪打死的情由，包公吩咐他只在府里等候。

“元凶是皇亲赵王，我怎样才能将他从西京弄来东京，对他绳之以法呢？”包公思量着，他知道硬性去捉是不行的，唯有智取。想来想去，包公终于想出了一条巧妙的计策，他佯装卧病在床，数日不出堂半步。

仁宗皇帝知道包公卧病在床后，立即差派御院一名医官前来开封府中为包公诊视。包公夫人在客堂里接待医官时，对医官说：“包大尹病得颇重，整日昏昏沉沉的，怕生人气息，医官就免见了罢。”医官说：“这不碍事，夫人可将金针插在包大人臂膊上，我在外面便可诊视出包大人病症。”说毕，拿出一根金针捧给夫人。夫人拿着金针走入包公卧房，机警地思虑片刻，将金针插在屏风上。医官在外诊视，诊到包公脉息已失，大为惊诧，急忙离开包公府，入朝将包公病状奏明仁宗皇帝。

待御医官离去后，包公与夫人商议说：“我接下来就佯装死去了，待皇上问我临死时曾有什么事情吩咐时，你就告知皇上，说我认为西京赵王为官清正，建议他任开封府之职。”第二天，包公夫人带上印绶进入朝廷，哭奏其事，文武百官听了，都叹息不止。仁宗皇帝听了，说：“既然包卿临死时推荐御弟任开封府之职，就当遣派使臣前往西京迎取赵王。”同时又降旨差派韩、王二位大臣负责御祭包大尹。

钦差大臣得旨后，星夜兼程赶赴河南，到赵王府宣读了皇上圣旨，迎接赵王赴东京入朝复命。赵王十分欢喜，立即准备好船只，收拾好东西，兴冲冲上了赴任之路。数天之后，到达东京，赵王入朝见过皇上，谢过圣恩，第二天，便与孙文仪摆列銮驾，威风凛凛，开赴开封府。行过南街时，百姓惧怕，纷纷关门躲避。赵王骑在高头大马上看见此等情形，怒

喝道：“这些百姓简直没有道理，今天随我而来的牌军在路上一行走多时，盘缠将尽，这些百姓人家每户都得呈出绫锦一匹。”说毕，便令牌军强行索取。于是，家家户户被抢夺一空。赵王一行来到开封府，看见堂上立着祭祀的长幡，守候在大堂左右的两名牌军告诉赵王说：“包大尹棺木尚未出殡。”赵王怒喝：“我选吉日上任，为何不出殡？”张龙、赵虎连忙进去报告包公，包公吩咐二人去准备刑具伺候，又叫夫人出堂出见赵王，告他说尚有半月才出殡。赵王听了夫人之话，怒骂夫人不通道理。正在赵王骂不休止之时，包公从旁边转过来，断然一声大喝：“认得包黑子否？”赵王惊愕至极。包公立刻唤来张龙、赵虎，将府门关上，把赵王拿下，关进西牢，把孙文仪关进东牢。次日升堂，先将棺木抬出焚烧了，然后将赵王、孙文仪从牢里押出，令其跪在阶下，两边排列着二十四名无情汉，搬出三十六般法物，挂起圣旨牌，传出证人师马都，将诉状念与赵王听了。赵王仗恃自己是皇亲王爷，百般抵赖，不肯招供认罪，包公喝令极刑拷问，赵王受刑不过，只得招出谋夺刘都赛杀害师家满门的罪行。孙文仪更难推脱其罪孽，招出了打死师马都的事实。包公依法论处，拟定罪名，亲自领着刽子手押出赵王、孙文仪等到法场处斩。

就这样，不可一时的皇亲赵王，被公正严明的包公绳之以法了。

（选自《包公案》）

巧破金钗案

江西赣州府石城县有个叫鲁廉宪的人，一生为官清廉，人称“鲁白水”。鲁廉宪与同县顾金事家是世交。鲁家有个儿子叫学曾，顾家有个女儿叫阿秀，两家人很早就打了亲家。后来因为鲁奶奶病故，廉宪带上儿子四处迁徙，一直不曾正式问顾家求过婚。谁知不久，鲁廉宪染病亡故了。学曾将父亲的灵柩送回家，守孝三年，家中愈发贫穷，只剩下几间破房子，连吃饭都困难了。

顾金事见女婿家穷得不成样子，就想悔亲，免得女儿日后嫁过去后跟着受穷。哪知夫人不同意，后来也怕女婿穷连累女儿，就依从了丈夫，去劝女儿。阿秀却不肯，认为好女不嫁二夫，况且爹爹嫌贫爱富，一点人情味也没有，坚决不答应悔亲。若爹爹一再相逼，就以死明志。夫人见女儿性子执拗，又心疼又可怜她。心生一计：除非瞒过丈夫，暗地里资助鲁公子一些钱财，让他赶快来求亲。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恰巧不多久，顾金事出门去收租，估计要耽搁几天。夫人与女心商量妥当之后，叫上管后园的仆人老欧，分咐他去请鲁公子来后门相会，如此如此。老仆人领命，来到鲁家，看

见鲁家果真是一副衰败景象。但鲁公子却不在。

原来鲁公子去城外姑姑家借米去了。姑姑家离城十里，姑夫已死，只有一个儿子叫梁尚宾，新娶妻田氏，一家三口过得还可以。老欧于是叫看家的老太婆赶快给鲁公子带信去，将老夫人的好意转告给他。姑姑听了，叫侄儿快去。鲁公子心中不胜欢喜，只是发愁没有象样的衣服去见岳母，就向表兄梁尚宾借件衣服遮丑。不想梁尚宾是个心怀歹意的小人，听说表弟岳母有请，早打下坏主意。当下假意说天色已晚，劝表弟明早再去，他自己则去东村办点小事，一会儿再回来，并要他娘将传话的老太婆留宿。他娘也只道儿子是好意，果真把两人都留下来。原来梁尚宾是怕老太婆回去，老欧又来相请，会知道鲁公子没有回家，自己就不好去冒充了。他安排妥当之后，背地里换了一身新衣，往顾金事家中去了。

夫人早已吩咐老欧在后园等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里看见一个青年，身上穿得齐齐整整，脚步却是慌慌张张的，望着后园想进又不敢进。老欧上前招呼住他，问明是鲁公子之后，就去禀报老夫人。老夫人回话，要老欧带假冒的“鲁公子”前去内屋相见。那梁尚宾一来是乡野人家出身，从没有见过宦官人家的富贵气派；二来是个村夫，不学无术；三来自知是个冒牌货，心怀鬼胎，不免有点忐忑不安。与老夫人相见，跪拜应答，言谈举止就显得粗俗无礼，话也说不完整。夫人疑心他全然不像宦家子弟，转念又想，他这样慌张，或许是因为人穷智短，也就更加可怜他起来。

茶饭过后，老夫人请小姐出来相见。阿秀起初不肯，被母亲逼了两三次，想到父亲有赖婚之意，若能见亲夫一面，死也甘心。于是离了绣楼，含羞而出。假公子见小姐生得美貌，

更是动了歹心。阿秀只道见了真丈夫，却是那般粗俗模样，低头不语，直想哭一场。然后，老夫人谈起二人的婚事，假公子刚说出个“谢”字，面皮都急得通红了。老夫人认为他害羞，也没有疑心。相商完毕，便留假公子在东厢留宿。假公子心中暗喜，随着丫头去了。

老夫人把女儿叫进房，取出私房银子八十两、银杯两对、金首饰十六件，约值一百多两银子，交给阿秀要她给假公子送去。阿秀推辞不得，只好带着管家婆一起前去东厢。

假公子并没有睡，听说小姐来到，慌忙迎接。说也奇怪，那假公子在夫人面前一个字也讲不出，如今见了小姐，甜言蜜语地说个没完。小姐开始还害羞，后来也放开了，与假公子一问一答，说了半天。阿秀是真，说到伤心处，流泪不止，假公子也装作捶胸叹气，丑态百出。后来，阿秀拿出银子首饰，递给假公子。假公子收下，一手抱住小姐把灯吹灭……阿秀怕声张出去坏了大事，只得忍气吞声。没想老夫人一片好心反害了女儿终身。

假公子得了便宜，第二天一早告辞而去，心里不觉沾沾自喜。又怕鲁公子今天去会露了马脚，干脆再耽搁他一天。于是走到一家酒店，吃饱喝足，直呆到傍晚才回家。

鲁公子早已等得不耐烦，因为等着表兄借衣服，只好忍。姑姑也替侄子焦急，叫人去寻儿子寻不着，田氏手中也没有衣箱钥匙。这田氏有个豪杰父亲，自己也染有几分侠气，加上也生得漂亮，见丈夫是个蠢货，又不干好事，暗里称他“村郎”。夫妇二人并不恩爱，连衣服之类都是那“村郎”自个儿收拾，田氏不去管他。

姑侄两个正在心焦，梁尚宾却满脸青色地回了家。梁母

骂了他一顿，他不回话；鲁公子问他要衣服鞋袜，他推说鞋子还没上底，明早才取得到。鲁公子无奈，又等了一夜。

第二天，梁尚宾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慢吞吞地将衣服鞋袜找给表弟，并假心假意地建议表弟走前门，走后园唯恐遭人暗算。鲁公子还谢了他一番。

回到家里，鲁公子穿戴妥当，一路直奔顾金事家来。请门房再三通报，说是老夫人约请的。老夫人一听，吃了一惊，心想他前天离去，今天怎么又来了？传话让他进来。管家婆先瞧了瞧，禀告老夫人说鲁公子是假的。因前夜的那个公子黑胖黑胖的，今天这个却又白又瘦。老夫人亲自去见，今天这个公子不仅长得眉清目秀，而且言谈举止十分文雅得体，倒像真公子的样子。老夫人这才有些心慌，赶忙去说给女儿听。阿秀听罢，不觉呆了，一肚子的苦无处可说，无法描述。好在她沉得住气，早有了三分主意，让母亲出厅去见鲁公子，自己在帘后听着。老夫人听着女儿的话，问鲁公子为何见信三日后才来，鲁公子不慌不忙地解释了原因。阿秀在帘后听罢，对前夜之事十分懊悔，却又坚决地拒绝了鲁公子的求亲，借口公子来迟，送给他一对金钗，要公子忘了她。说罢，哭泣着进屋去了。

鲁公子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觉恼怒，疑心夫人和小姐耍弄他，想赖婚，埋怨个不休。老夫人有口难辩，又不便脱身就走。

忽然听见里屋闹哄哄的。接着丫头气吁吁地跑来报告小姐上吊了。夫人慌忙跑去绣阁，见小姐已经没有气息了。传话叫鲁公子去见一见未曾谋过面的妻子，鲁公子不觉放声大哭。夫人也不敢让他久留，送他出门去了。

老夫人一面忙着安葬女儿，一面通知丈夫回来，谎称女儿不愿悔亲上吊身亡。顾金事十分后悔。

鲁公子回家看了金钗钏，哭一回，叹一回，疑一回，只怪自己命不好。第二天把所借衣物给表兄还去，梁尚宾早躲出去了。公子把小姐自缢而死一事说给姑姑听，姑姑连声感叹。梁尚宾估计表弟走后，摸回家中，打听顾家的事。听说顾小姐上吊而死，脱口说出“可惜个好漂亮小姐”。梁母疑心，梁尚宾见遮掩不过，只得说了实话，把梁母气得发昏，把儿子骂了个狗血喷头。田氏也在房内骂丈夫不是人，梁尚宾正气不打一处来，抓住田氏便打。田氏一气之下，不顾婆婆阻拦，唤个小轿抬回娘家去了。

梁母又气又惊，又愁事情败露，当夜睡不着，发寒发热。病了七日，呜呼哀哉。田氏闻知，回家给婆婆奔丧戴孝。梁尚宾余怒未息，又骂了老婆一顿。田氏不服，与他争吵。梁尚宾气头上，写了一纸休书休了田氏。田氏拜别婆婆灵位，哭着出门而去。

再说老夫人日夜想念女儿，无日不哭。想道：信是老欧带去的，那黑胖汉子，又是老欧引来的，若不是串通就是泄露了秘密。等丈夫出门拜客，把老欧唤来，再三讯问。老欧也弄糊涂了，不肯招认。老夫人大怒，命人重责了三十板子，打得皮开肉绽。

顾金事一天偶到后园，听说老欧被打，惊问其故。老欧于是将夫人差去约鲁公子来家，及夜间房中相会一事，一一说了。顾金事怒道：“原来如此！”一纸状将鲁公子告到衙门。知县命人带了鲁公子到堂审问，鲁公子是老实人，把实情说了，却不承认后园私会之事。知县就唤老欧作证。老欧年纪